

正值盛夏,你是否会想起自己当年的暑假生活是怎样度过的?在中老年朋友的记忆中,乡村的暑假生活别有风味,情趣盎然,同时也浸透着人生的滋味……

那时的暑假乡村生活

乡间美味

彭庆东

儿时,我最盼回到故乡的小山村里度暑假,可以无拘无束地满山里野跑,可以寻觅野果打打牙祭,甚至一饱口福。

沙棘树是一种野生灌木,山里人称其为“醋溜溜”,它的果实是橙黄或是橘红色的小圆粒,比黄豆略大一点,吃起来又酸又甜。我和小伙伴们相伴着爬上山坡岭壁,走进一大片的沙棘林,不顾棘刺扎手,折下一小段枝条来,用手摘几颗“醋溜溜”放入口中,上下颚一碰挤破了“醋溜溜”,迸溅出来的汁水满口生津,那酸甜爽口的味道,真是让人回味无穷。几个人贪吃到牙齿快酸掉了,才张着嘴,吐着被沙棘汁染红的舌头,费力地折断一根“醋溜溜”的枝条,扛回家,准备暴晒几天除去酸涩味。有条件的人家,把它一颗颗地摘下来,洗净挤压成汁,兑上两勺白糖,那才叫真正的沙棘饮料了。

村口的桑树林不仅是我们嬉耍的乐园,也是我们舌尖上的“尤物”。农历六月,桑树葱翠欲滴,挂满了鲁迅先生小说里的“紫红的桑葚”。那挂在枝头上的一串串桑葚犹如一个个小葡萄,紫得发黑,沉甸甸的压得枝条弯下了腰。个子高的伸手拉过桑枝,边捋边吃;个子矮的,三下两下蹿上树,仰跨在枝桠间,躺平了吃。吃多了桑葚,小手和小嘴巴被桑汁液涂抹得紫黑,不经意间又抹在了衣袖上,这可就免不了被大人责骂了。还有野核桃、山枣、地石榴、榛子……我们成了快活的乡野“小吃货”了。

有时,我们也免不了找点“野味”开开荤。一大早,我和小伙伴们每人手执一个数米长的竹竿,一边嘴里嚼着刚入仓的麦粒,一边竖着耳朵听着知了的歌唱。待嘴里的麦粒被嚼成黏稠的如同口香糖一般的面筋,便吐出来用它裹住竹竿细的那一段,粘知了的“神器”就做成了。然后,顺着知了叫声的方向,蹑手蹑脚地高举着武装过的竹竿,慢慢靠近知了,被锁定的知了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粘在了竹竿上。粘上十几只后,带回家里,放在柴火灶口的铁箅子上待烤熟后,放进嘴里一咬,知了特有的香味瞬间溢满口腔,那真是怎么吃也吃不腻的乡间美味啊!

小的时候,放暑假回了老家,看到小河边蜻蜓在天空中轻盈自在地飞翔着,有红的绿的蓝的花的,五彩缤纷,色彩斑斓。出于好奇,就总想抓只蜻蜓玩,没想到蜻蜓美丽可爱却又轻灵,是最难捉的。

那时,玩具很少,夏日里小动物昆虫就常常成了我们的玩伴,比如,叫“金巴牛”的昆虫,也是男孩子们喜欢的,看到它落在玉米上,就可不费力气地一把抓住。翩翩飞来的蝴蝶,落在了花草上,我们慢慢靠近,慢慢伸出手来,猛然钩回,也可把蝴蝶揽在手中。蜻蜓却不一样,它喜欢在有水的地方飞翔、戏水,经常在水中的草尖和一些植物的叶梢上栖息。

看到蜻蜓落在水里的植物上,只能望而却步,如果它落在河边旱地的草叶上,就点燃了我们抓住蜻蜓的欲望。我们蹑手蹑脚地向蜻蜓靠近,还没到跟前,早已被警惕性极高的蜻蜓察觉,两翼一振,已不知去向。蜻蜓特别敏捷,是由于它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,它那圆鼓鼓的头上都是眼睛,远远地就发现了我们的“不轨行动”。

表弟比我小1岁,从小长在村里,看着我拙劣的动作,就说,“河嘻”(蜻蜓)捉不

粘蜻蜓

梁建军

住,要粘。我问:“那咋粘?”他说:“回家去,给你做个架子”。我们就挑一根长的、粗壮一些的高粱秆,剥去皮叶,做粘蜻蜓架子的杆。再找高粱秆最上面的那节,人们叫它“箭脚”,折成三角形,用细绳绑在杆上,固定好,这样粘蜻蜓的架子就做好了。而后,三角架子上要用蜘蛛网把它缠绕裹起来。

村里蜘蛛网并不难找,大多在破旧房子的犄角旮旯,特别是放柴火的房子里,基本都有。蜘蛛网一定找新的,新的蜘蛛网完整,没断丝,粘性大。蜘蛛网越大越好,说明是“大蜘蛛”布的网,结实,不易断,粘性强。把高粱秆伸上去,三角架部分往网上一贴,翻动三角架,让蜘蛛网裹在三角架的两面,要粘上几层,一般要找两三张蜘蛛网,架上的蜘蛛丝就布满,结实了。

有了捕捉蜻蜓的工具,就连蹦带跳地赶到河边。看到蜻蜓落在苇叶上,我们轻手轻脚靠近它,远远伸出长杆,接近蜻蜓时,用蜘蛛网的面迅速贴上去,就粘住了蜻蜓的翅膀。

捉住蜻蜓后,在蜻蜓腰上拴根细线,蜻蜓在上面飞,我们跟着跑,几个孩子看谁的蜻蜓飞得高,飞得快,玩上一会儿累了,尽兴了,就咬断细线,把蜻蜓放飞。

现在想想,人类应和动物和谐相处,折腾可爱的小生灵,太不应该了。

勤工俭学乐趣多

刘琪瑞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,孩子放了暑假,就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鸟,飞向乡村广阔的田野。疯玩的同时割草、放牧、采药材,这些简单的劳动既是玩耍,又给家里增加了收入。

割青草 割草是乡间较为简单的农活,大孩子都能做。到了夏天,青草长势茂盛,山坡上、田畦边、水沟旁到处都是。割草的工具也很简单,镰刀、背筐,或者两根麻绳,一根小扁担。我小时候常干的,就是和小伙伴们割了野地的青草,采了庄稼地里的玉米叶、高粱叶,送到生产队的场上,过了秤,晒成干草,留作青饲料。那时,每到夏天,生产队还要积绿肥,把割来的青草推进池塘里沤烂,沤成黑乎乎的绿肥,肥效也不错。我们把割来的青草交给记工员,用磅秤称了重量记工分。一个夏天,勤快的孩子总能挣得不少工分,家长也会奖励几毛零花钱,用来买冰棍、汽水等冷饮,品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那滋味才美呢。

采药材 这活儿一般由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来做。先是捡蝉蜕,刚放暑假那阵,正是蝉猴出洞、上树的集中期,趁着凉儿,我们扛着竹竿,拎着布袋子,到林子里捡

拾蝉猴蜕下来的壳。蝉蜕是有名的中药材,供销社的药材站设点收购,我记得10只蝉蜕才卖两分钱。也采其他的中药材,比如国槐树上绽开的白白黄黄的花儿,中医上称作“槐米”,以将开未开的为最优。还有益母草、半枝莲、半夏、牵牛子等,放牧割草时顺便采一些回来,药材收购站分门别类收购。一个暑假下来,我不用太费力,仅是采药材一项,就能挣够一个学期的学杂费。家里大人也给予奖励,我记得母亲常给我买一件新背心,背心上印有励志之类的字,穿起来特带劲儿。

放牛羊 除此之外,我还放牛放驴,给生产队放牧很少,多是给我叔家放。他家养了两头小毛驴,叔忙着生产队的事,还要照顾他的小药房,忙不过来,隔三岔五让我牵了两头驴子去放牧。放驴是个挺惬意的活儿,觅一处水草丰美的坡地,驴子安静地在我划定的区域吃草,我可以捕蜻蜓、捉知了、摸鱼儿。因我放驴有功,叔还奖赏我,或两只彩纸包装的冰棍,或一瓶沁甜沁甜的可乐汽水,最多的是学习用品,方格的横格的作业本,或者就是一叠花花绿绿的光连纸。劳动所得的快乐可以溢满整个暑假。

汗滴禾下土

毛莎莎

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。暑假正值双抢时节。暑假一到,我们就要顶着烈日在田间劳作,那种辛苦镌刻在记忆里,难以忘记。

晨星未散,母亲就叫醒睡梦中的我们,催我们赶紧去田里割稻子。我们睡眼惺忪,赶到田地,弯着腰,用镰刀一刀刀地把稻子割倒。手上磨出了血泡,忍着。镰刀不小心割伤了手和脚,嚼碎草叶子抹上继续干。

日上三竿,母亲还没来田间送饭。割了一上午的稻子,我又累又饿,脚麻了,背也直不起了,眼前一黑,竟然昏过去了。事后,我埋怨母亲,怎么不早点来送饭。母亲苦笑,要洗衣煮饭,喂猪,晒谷子……母亲语重心长地说,努力读书,读出去就不用受这种苦了。我并没有因为昏过去,就能在家休息,在田间吃饱了饭,我又得继续干活。

最可怕的是下午两三点,烈日炙烤大地,热浪滚滚,一丝风都没有,蝉都不叫了,地面像烙铁般烫,

人往外头一站,皮肉都给晒得脱一层皮。可是母亲却不顾天上的日头,催着我们快出门,早点把那亩田的稻子收了,好放水犁田,不然又没水放了。高温下,我和妹妹苦中作乐,比赛割稻子。我们咬紧牙关,一鼓作气,谁也不肯直一下腰。因为只要直一下腰,整个人就会懈了气,再没斗志。我们忘了头顶上的日头,任凭汗水模糊了双眼,灼得眼睛疼出了泪,涨红的脸上分不清是汗还是泪。

日暮西沉,月儿升起来了。父亲拉着装满谷子的板车,我们在后面推。我们都累得没力气多说一句话,只听到彼此沉重的脚步声。

后来,我考到了省城的学校,妹妹考到首都上学。蓦然回首,暑假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,那些酷热难熬的日子,那些汗水浸泡的日子,磨砺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和品质。劳动,让我们学会了坚韧,学会了吃苦,更学会了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。

